

风景名胜区文化景观价值体系研究

——以庐山为例

徐青◎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风景名胜区文化景观价值体系研究

——以庐山为例

徐 青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景名胜区文化景观价值体系研究：以庐山为例 / 徐青著.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9.3

ISBN 978-7-112-23166-9

I. ①风… II. ①徐… III. ①庐山—文化研究 IV. ①K928.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05440号

本书运用建立的风景区价值认知框架，从庐山文化景观的历史源头、发展过程和当下人们对庐山世界遗产价值的认知中，提炼出庐山文化景观价值体系的6个价值主题，并在中国文化、社会历史背景中，解释了庐山文化景观价值的变迁；将再认知的庐山风景名胜区价值体系置于国际遗产背景，对其登录世界遗产的类别、突出普遍价值等进行了再评估，补充了价值标准、内容和具体诠释，回应了预设的理论框架。

责任编辑：吴宇江 率 琦

书籍设计：锋尚设计

责任校对：王 瑞

风景名胜区文化景观价值体系研究

——以庐山为例

徐 青 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海淀三里河路9号）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锋尚制版有限公司制版

北京富生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18¾ 字数：378千字

2019年7月第一版 2019年7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68.00元

ISBN 978-7-112-23166-9

(33247)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序

欣闻徐青的博士论文要出版了，很是宽慰和高兴。

在博士阶段，有比写博士论文更重要的，那就是问学。博士阶段问与学的态度、方法和能力培养，将奠定之后的十年，甚至几十年独立研究的自信 and 道路。博士论文只是看得见的、水到渠成的阶段性成果，而与博士论文成果相随的，更有看不到的问学路上的孤寂、艰辛、收获和喜悦。

从硕士到博士，一路看着徐青走过来，一步步地成长为一个独立的青年学者。她具备了一个学者最可贵的潜能和素质，耐得住寂寞，吃得起苦，心无旁骛，并能乐而忘忧。对于中国学生来说，研究方法和文献阅读是两个致命的弱项。没有研究方法，便没有系统的研究工具可用；没有彻底的文献阅读，便不知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也不知如何使研究站上巨人的肩膀。徐青一直都在沉静地、有意识地训练自己去突破这个瓶颈。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学期间，她几乎把自己锁在研究室和图书馆。合作导师Ken Taylor教授对她的评价是：“这是一个非常专注、刻苦的学生。”在那里，徐青埋头扎进浩瀚的西方文化景观理论文献，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理性分析的研究方法。

这是一个艰辛、漫长而孤寂的问学过程，也是一个学者必经的自我探索、自我修行之路，没有捷径可走，也没有旁人能帮得上。每一个学者都会遭遇研究瓶颈，但冲破瓶颈之后的自由，就如飞上蓝天自由翱翔，所见的，是崭新的天地，是通向未来的无限的可能，这样的喜悦，也是旁人无法体验的。我相信，艰辛和喜悦，徐青都体验到了。正是这样一次次历经艰辛后的回报，成为她一路走下来的源源不断的动力。这样的经验和自信，是博士阶段最重要的成果。

徐青的博士论文，关于庐山文化景观价值体系的研究，是中国第一部对风景名胜区文化景观价值进行系统研究的博士论文，对中国和世界的文化景观研究与遗产保护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庐山是中国第一个登录世界遗产的文化景观，但其“文化景观”的桂冠是国际社会认定的，而不是中国主动申报的。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庐山的文化景观价值都是一个“谜”。中国不知道为什么庐山申报的“自然和文化”双遗产最后成了“文化景观”，国际上也不清楚为什么庐山分明是一个典型的“文化景观”但中国就是不申报，这不仅仅是申报类别上的认知差异，而关键在于对庐山价值认知的差异。价值认知是遗产保护的基础，拨开庐山文化景观价值认知的迷雾，才能解开庐山在登录世界遗产过程中的谜团，才能解析

中国风景名胜区的核心价值与文化景观价值的契合点，才能确立中国风景名胜区的保护道路。

徐青的博士论文，以庐山风景名胜区为研究对象，以本质性案例研究方法，系统而完整地揭示了庐山文化景观体系及其价值，填补了国内及国际对庐山文化景观价值认知的空白，从庐山透视了中国风景名胜区的文化景观基底价值，实现了中国风景名胜区文化景观实践体系与国际文化景观理论体系的对接，是一次东西方关于文化景观价值的深度对话与交流。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项研究的可取之处，还在于开放的研究态度以及理性的研究方法。中国风景名胜区体系精深博大，是中国“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实践典范，但对于中国风景名胜区的价值认知，很难走出固有的思维。对于自身文化的认知，研究者普遍存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性。徐青的博士论文，以清晰的西方文化景观理论和方法工具，为反省自身文化、审视庐山风景名胜区的价值研究，提供了多重的文化景观新视角和系统的梳理工具。立足于文化景观理论人与自然深刻作用的相互关系，论文极大地丰富了庐山文化景观的价值源泉及其价值载体，丰满而生动。例如，在此视野下，牯岭镇就不单是西方历史建筑群，而是在庐山特定的自然气候、地质条件下的生存和生活智慧的杰出范例；庐山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地质地貌以及生物资源，造就了其杰出的自然美景，成就了其独立的文化高地。自然与文化，从精神建构到物质建造，得以在庐山“天人合一”，共呼吸，同生长，这是世界遗产文化景观在中国风景名胜区的新发现，也是中国哲学和中国风景名胜区对国际文化景观理论的深度理论贡献和实践诠释。在开放的国际体系中，认清自身价值，才能做到真正的文化自信，建立理论自信，走出道路自信。

希望徐青能够一直这样坚实地走下去，相信她的问学之路会越来越宽。



2019年2月1日

前言

在国际遗产体系20多年的发展中，文化景观不仅是一个新兴的文化遗产类别，更是一种整体、动态的遗产保护视野和方法论，架构起自然与文化之间的桥梁，深切影响了全球各地区对遗产地价值的认知与实践。然而，作为遗产大国的中国却在该类别遗产上存在重大缺口，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质疑。风景名胜区是中国国家遗产体系的主体，因其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整体观念及实践上的卓越成就，被推到国际文化景观理论与实践的风口浪尖。庐山风景名胜区是中国第一个世界遗产文化景观，庐山在申报和登录过程中历经的曲折给国际和中国遗产界都留下了极大困惑，凸显出国际、国内对庐山所代表的中国风景名胜区遗产价值的认知困境。本书站在“与自然相关的价值是社会历史建构的”基本立场，以文化景观的视角，在中国本土文化语境中，围绕“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核心议题，解读庐山风景名胜区的价值，对以庐山为典型代表的中国风景名胜区作为文化景观的价值认知进行解惑。

以回溯法为统领整体研究结构的逻辑策略，采用案例研究结合宏观民族志的质性研究方法论，按照“明确问题→预设理论框架→运用预设框架分析→回溯、补充理论体系”的步骤，对庐山进行本质性个案案例探究。在方法论层面，从宏观的历史视野，分别梳理了中国人的传统自然观与风景名胜实践和西方文化景观理论与实践的价值重点，以国际文化景观理论作为理解中国风景名胜区文化传统要义的借镜，从而明晰了风景名胜区与文化景观的高度契合点、文化景观理论与实践对认知风景名胜区价值体系的可能助益，以及风景名胜对文化景观价值体系的潜在贡献。在此基础上，架构了以核心价值关联为基本结构，价值主题统领价值领域、层次、类别及载体的风景名胜区文化景观价值认知框架。

运用建立的风景区价值认知框架，从庐山文化景观的历史源头、发展过程和当下人们对庐山世界遗产价值的认知中，提炼出庐山文化景观价值体系的6个价值主题，并在中国文化、社会历史背景中，解释了庐山文化景观价值的变迁。进而将再认知的庐山风景名胜区价值体系置于国际遗产背景，对其登录世界遗产的类别、突出普遍价值等进行了再评估，补充了价值标准、内容和具体诠释，回应了预设的理论框架。

最后，明确了庐山文化景观价值体系的特点及其对世界遗产文化景观体系的贡献，指出了文化景观遗产地保护与管理的可能方向和管理重点。

目录

序

韩锋

前言

第1章

引言

1.1	选题背景与焦点议题	002
1.1.1	始于庐山登录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的困惑	002
1.1.2	如何理解世界遗产文化景观	002
1.1.3	风景名胜区与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的关系	004
1.1.4	如何认知庐山风景名胜区价值体系	004
1.2	研究现状	005
1.2.1	文化景观及世界遗产文化景观价值研究的中国缺口	006
1.2.2	关联风景名胜区与文化景观的研究不足	011
1.2.3	脱离本土文化的风景名胜区及其价值研究	012
1.2.4	庐山及庐山文化景观研究的局限	013
1.2.5	对研究现状的整体评述	021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意义	021
1.3.1	“风景名胜区与文化景观的关系”解惑	022
1.3.2	庐山风景名胜区价值体系再认知	023
1.3.3	庐山世界遗产文化景观价值再评价	023
1.3.4	国际与本土文化景观价值体系的拓展	024
1.4	研究对象及范围界定	025
1.5	主要概念界定	029
1.5.1	风景名胜区	029
1.5.2	文化景观价值	030
1.6	研究设计	033
1.6.1	研究问题	033
1.6.2	本体论和认识论立场	033
1.6.3	研究逻辑	034
1.6.4	研究方法论	037
1.6.5	研究方法	039
1.6.6	章节结构安排	040

2.1	中国人的“自然的价值”哲思	044
2.1.1	中国人对“自然”的称谓及其价值意识	044
2.1.2	中国人的传统自然观	047
2.2	基于传统自然观的风景名胜区域价值建构	049
2.2.1	自然作为宗教、政治与人格道德的象征	050
2.2.2	自然作为视觉审美与艺术创作对象	054
2.2.3	自然作为宗教生活、聚居与精英教育场所	056
2.2.4	自然作为文化精英内观世界的外部投射	060
2.2.5	自然作为悟道、游赏的行旅空间	062
2.3	西方“自然的价值”理论	064
2.4	西方“文化景观”理论的景观价值诠释	066
2.4.1	景观作为科学考察和艺术表达的实践对象	067
2.4.2	自然的文化——引入人类学视角的“文化景观”	068
2.4.3	景观作为象征——人与自然的视觉关系的社会学解释	072
2.4.4	景观作为存在——人与自然关系的现象学解释	074
2.4.5	地方性的、普通的景观具有价值——文化研究视角	075
2.4.6	景观作为价值冲突的城市空间——社会空间视角	077
2.4.7	景观作为遗产的价值——历史视角	078
2.5	世界遗产实践的价值观	079
2.5.1	自然和人的生态价值——IUCN的重点	079
2.5.2	世界遗产文化景观连接自然与文化价值	080
2.6	本章小结	081

3.1	风景名胜区与文化景观的高度契合	086
3.1.1	人与自然的共同建构	086
3.1.2	风景名胜区作为文化景观	087
3.2	文化景观对认知风景名胜区价值体系的潜在助益	088
3.2.1	重视风景名胜区的自然生态及科学价值	088

3.2.2	揭示风景名胜区的人类学价值	090
3.2.3	诠释风景名胜区的普通景观价值	091
3.2.4	识别风景名胜区的价值冲突	092
3.3	风景名胜区对文化景观价值诠释的潜在贡献	093
3.3.1	丰富文化景观的象征领域	093
3.3.2	拓展文化景观价值实践的广度与深度	094
3.3.3	提升文化景观价值认知的整体性	095
3.4	风景名胜区文化景观价值体系认知框架	096
3.4.1	人与自然共同建构的价值关联作为核心结构	097
3.4.2	价值关联发展的解读内容、对象及方法	099
3.4.3	归向价值主题的体系认知与建构策略	103
3.5	本章小结	104

第4章

庐山风景名胜区文化景观价值体系再认知

4.1	庐山文化景观的自然基底	106
4.1.1	山水形胜的自然成因	107
4.1.2	山顶聚居的自然条件	115
4.1.3	文化多样性的自然多样性源泉	117
4.1.4	科学认知的自然物质对象	117
4.1.5	自然与人工共造的生物多样性	119
4.2	自然利用的聚居智慧及情感依附	121
4.2.1	农耕利用的传统生活	122
4.2.2	营造佳境的隐居生活	123
4.2.3	牯岭开发的华洋杂处生活	126
4.2.4	旅居和休疗养的生活	132
4.2.5	当下山顶聚居的日常生活	134
4.3	教以山传，山以教显的宗教建构	140
4.3.1	“山水佛”“理学”等哲学观的策源	141
4.3.2	名人与名山共轭关系的首创	143
4.3.3	宗教、自然与山水艺术关联的肇始	144
4.3.4	宗教物化表征模式的铺陈	146
4.3.5	儒教的社会教育里程碑	147

4.3.6	自然的科学价值开掘及其宗教化	151
4.3.7	宗教关怀与自然共鸣——“一山多教”	151
4.4	精英文化的自然实践典范	154
4.4.1	作为山水文化的源流	155
4.4.2	普通景观审美的开拓	160
4.4.3	“桃花源”意象的母体	160
4.4.4	“江南”意象的重要组分	162
4.4.5	游——自然体验的文化模式	163
4.4.6	大众追随的传统价值典范	167
4.5	政治话语的景观文本	171
4.5.1	皇权政治的象征	171
4.5.2	隐逸德镇变身的政治中心——民国夏都	172
4.5.3	共和国历史风云的见证	173
4.5.4	政治景观文本的价值表述特点	174
4.6	世界遗产等外来文化标签的贴附	175
4.6.1	外来文化标签的价值视野	175
4.6.2	本土对庐山世界遗产标签的价值共识与差异	176
4.6.3	本土对庐山世界遗产标签的价值诉求	186
4.7	庐山文化景观价值体系的变迁	194
4.7.1	居于庐山面临挑战	194
4.7.2	山水审美大众化、商品化	197
4.7.3	庐山宗教从精神转向生活实践	198
4.7.4	庐山游的目的转变	200
4.7.5	改变庐山的动因变化	204
4.7.6	庐山作为财富和权力的象征	209
4.7.7	社会历史建构的庐山文化景观价值体系	210
4.8	本章小结	215

第5章

庐山风景名胜区世界遗产价值再评价

5.1	庐山风景名胜区世界遗产价值评估重点识别	218
5.1.1	庐山申报的世界遗产价值	218
5.1.2	国际认可的庐山世界遗产价值	221

5.1.3	庐山世界遗产价值评估的重点	223
5.2	庐山风景名胜区世界遗产OUV再评价	224
5.2.1	庐山的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类别	225
5.2.2	庐山符合的文化价值标准补充及阐述	225
5.2.3	庐山符合的自然价值标准补充及阐述	227
5.2.4	庐山文化景观价值载体体系	228
5.3	庐山风景名胜区文化景观价值体系的国际贡献	231
5.3.1	对世界遗产文化景观及其价值的独特诠释	231
5.3.2	地方族群特有自然价值观的创构与展现	232
5.3.3	文化景观价值体系丰度与深度的范例	233
5.3.4	文化景观动态演进本质的充分演绎	235
5.4	本章小结	236

第6章 / 结语

6.1	作为文化景观的风景名胜区的价值	240
6.1.1	风景名胜区文化景观价值的建构	240
6.1.2	庐山风景名胜区作为文化景观的价值	241
6.1.3	文化景观价值研究对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实践的启示	241
6.2	风景名胜区文化景观研究的相关问题	242
6.2.1	研究的基本观点	242
6.2.2	研究的主要领域与层面	243
6.2.3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244

附录

附录A	问卷调查概况	248
附录B	行政管理者调查问卷	250
附录C	旅游从业者调查问卷	255
附录D	居民调查问卷	260

附录E 旅游者调查问卷	264
附录F 宗教人士调查问卷	268
附录G 深度访谈统计表	271
附录H 世界遗产OUV评估标准	273

参考文献	274
------	-----

后记	288
----	-----



第1章

／
引言

1.1 选题背景与焦点议题

1.1.1 始于庐山登录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的困惑

“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给庐山及中国风景名胜区带来的困惑触发了这一选题。

“文化景观”对于中国是一个外来词。1996年，庐山成为中国第一个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景观，自此，“文化景观”进入公众的视线。庐山原本申报的世界遗产类型是自然和文化混合遗产，但在遗产评估过程中，国际专家将庐山突出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s，OUV）评定为文化景观。因此，庐山的文化景观价值是由国际遗产专家而不是中国人自己认识到和提出的。即使现在，庐山作为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的价值还是不能被中国人完全理解和国内遗产界所认同。

与此同时，虽然世界遗产委员会在决议中明确将庐山作为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但由于当时对文化景观的分类不如今天这般细化，庐山一直被归在文化遗产类别之下，直到2015年它才出现在世界遗产中心官方网站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文档中心发布的文化景观名录中。由此，庐山作为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的价值在国际上也没有及时得到对应的确认，引起过相当程度的疑惑。

庐山申报和登录历经的曲折过程给中国遗产界留下了极大的困惑，如：什么是文化景观？文化景观与其他遗产有什么区别？……并且，这些困惑仍在延续，2009年，五台山登录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经历了与庐山同样的曲折。

鉴于国际与中国遗产界对文化景观的极大认知差异，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决定将中国第一个世界遗产文化景观——庐山，列入教科文组织“保护和管理世界遗产”中国项目计划，旨在通过庐山项目触发中国对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的深度研究。本书即依托该课题，探索庐山风景名胜区的价值体系。细析之，本书选题聚焦了以下3个关键议题。

1.1.2 如何理解世界遗产文化景观

虽然世界遗产组织已明确给出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的定义，但围绕庐山的一系列困惑恰恰反映出中国对它不熟悉、不了解的真实状况。“世界遗产文化景观是什么”就成为中国世界遗产事业不得不面对的焦点问题之一。

20世纪90年代，世界遗产体系汲取了西方文化景观理论强调景观的文化性、文化的地方性和动态过程等思想，在文化遗产类别中设立了“世界遗产文化景观”新类别，旨在突出强调人与自然之间长期且深刻的相互作用关系，将景观的

自然价值与文化价值保护联系起来。这一价值观的转向，打破了世界遗产体系长久以来将自然与文化分离的桎梏；颠覆了传统的遗产价值认知，以及重精英文化轻大众文化、人地关系分离及保护与发展对立的评估和保护模式；从具有突出价值的传统遗产转向具有平衡性的和代表性的遗产，强调具有文化多样性的、独特地方价值的遗产，为全球各地区的遗产保护理念和实践模式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和方法论，影响深远（韩锋，2007）。自1992年设立文化景观遗产类别以来，文化景观已成为世界遗产实践和理论研究领域发展最迅速的前沿方向。截至2016年，世界遗产文化景观总数量已达103处，大有取代几乎停滞发展的自然与文化混合遗产的趋势。

然而，绝大多数国人今天仍不了解文化景观在世界遗产体系中的旗舰地位和贡献，大多数世界遗产地的管理者和政府官员，甚至学者都认为与自然遗产、文化遗产以及自然和文化混合遗产相比，文化景观是低一等级的遗产，尤其当它的自然价值不那么令人满意时（韩锋，2011）。因此，在中国的世界遗产体系中，无论在登录数量上还是在理解深度上，文化景观都是一个显见的缺口。2016年是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的第31个年头，中国拥有的世界遗产数量已位居全球第二，但中国在国际遗产的前沿——文化景观上却表现得异常沉寂。直至2011年，中国才第一次自主提名申报世界遗产文化景观（杭州西湖得以登录）。中国现有的50处世界遗产由35处文化遗产、11处自然遗产和4处混合遗产构成，其中，庐山风景名胜区、五台山风景名胜区、西湖风景名胜区、红河哈尼梯田和左江花山风景名胜区这5处被列入世界遗产文化景观名录（图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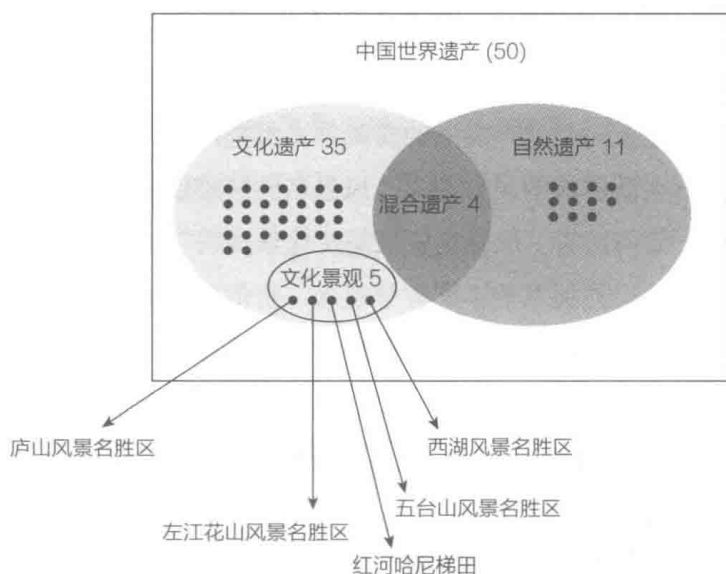


图1-1
中国世界遗产数量及类别
示意图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网
站数据绘制。

在当下的全球化背景中,理论上,围绕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的讨论充满争议,它的定义、分类、标准,对其整体环境的概念、真实性和完整性的解释(ICOMOS, 2005)等至今仍未统一(韩锋, 2010)。实践中,越来越多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通过本土文化景观保护实践参与这场讨论,迎面国际体系及观念的冲击,努力创造促进自身发展的机会。因此,中国如何认识和对待世界遗产文化景观,对于本土和在国际的遗产保护事业都具有深远影响。

1.1.3 风景名胜区与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的关系

风景名胜区是中国国家遗产体系的主体,是依法设立的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区域。目前,中国共50处世界遗产中有41处为风景名胜区,其中,国家级的33处,省级的8处。中国风景名胜区体系建立之初,主要借鉴了西方国家公园的保护理念和制度,且后来未跟进世界遗产理念的发展。所以,长期以来,风景名胜区在参与国际交流时,往往主动跻身于世界遗产较早时期的将自然价值与文化价值分开评估的分类体系,导致中国在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的舞台上缺席了20多年。事实上,中国是在国际遗产界的质疑和提示下,才开始面对风景名胜区与文化景观的关系这一议题。

澳大利亚文化遗产学者泰勒(K. Taylor)指出,亚洲具有杰出的文化景观,中国是亚洲的代表(肯·泰勒, 2007)⁴⁻⁹。国际遗产界认为中国拥有许多如风景名胜区的文化景观遗产。中国被国际认可的5个世界遗产文化景观中有4个都是风景名胜区(见图1-1)。早在2003年,世界遗产中心研究报告就提到,中国至少有10处已列入其他类别的世界遗产(多数为中国风景名胜区)有可能被重新提名而被列入文化景观。福勒(P. J. Fowler)教授指出,目前登录世界遗产的中国风景名胜区,如黄山、泰山、峨眉山、青城山等都应是文化景观(Fowler, 2003)。国际遗产界对中国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类别缺口的高度关注,对中国风景名胜区具有文化景观价值的认定及对其遗产类别的质疑等,都把风景名胜区推到了国际文化景观理论与世界遗产实践影响的风口浪尖,风景名胜区难以回避自身与文化景观的关系议题。

如何回答“风景名胜区是文化景观吗”这一问题,涉及东、西方文化看待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哲学观念、价值观等根本性问题,并对中国风景名胜区申报和登录世界遗产、遗产地保护与管理等实践产生重要影响。

1.1.4 如何认知庐山风景名胜区价值体系

这是解开关于庐山的一系列困惑、聚焦于具体研究对象的关键议题。

庐山风景名胜区能够登录世界遗产的最根本条件是其具备OUV。“世界遗产是一个价值传播体系，OUV超越国界和文化族群，使隶属于某一地域的价值得以提升和传播，得以与全人类分享，从而具有全人类的普遍意义……OUV虽然处于遗产价值体系的塔尖，但它不是空中楼阁，托起OUV的是基于国家、地区、地方多层次的扎实深厚的价值基础。”（韩锋，2011）。世界遗产文化景观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的价值，与地方文化族群的关系比其他类别遗产都更紧密，其价值认知和解说尤其需要一个由内及外的过程，即由本土文化族群认知和诠释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的OUV价值内涵。这就意味着，认知庐山风景名胜区的世界遗产文化景观价值，必须在中国本土文化和社会历史语境中，回到其价值阐述的源头，弄清庐山的价值是由哪些文化族群阐述及如何阐述的。

文化的本土创造者对本土文化意义的认知深度往往超过外来者，但认知的角度、广度常常受文化固定思维模式的限制，所以，本土和外来群体对同一文化对象的理解会有差异。当年的庐山申报书对人与庐山的非物质精神联系，庐山的自然哲学、自然美学，文化和艺术的杰出成就，自然和文化的动态演进历史等都有充分阐述，显示的诸多价值立场、价值视角与世界遗产文化景观十分一致。但是，由于对当时的世界遗产前沿——文化景观完全陌生，庐山申报的与最终登录的遗产类别不一致，造成了庐山地方乃至中国对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的极大误解。目前对于庐山风景名胜区世界遗产价值认知的不确定，仍然是本土的和外来的，或者说是中国与国际社会文化视角差异造成的。

不从文化视角差异的角度理解，就不能真正开展对话和交流。视角影响和决定了人们能看见什么，看不见什么，以及怎么看。一方面，虽然文化景观已成为世界遗产实践的新视野和方法论，但其理论基石是欧美人文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能否直接拿来作为认知庐山风景名胜区价值的视角，还有待对其进行全面和深入的考察。另一方面，文化景观视野提醒中国，不要对自身的古老文化传统视而不见，应返身回顾中国文化对待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回归人与自然合一的文化根基，重新认识风景名胜区的价值体系。因此，如何认知庐山风景名胜区的价值就成为搭建沟通平台和达成价值共识的焦点议题。

1.2 研究现状

不同学科领域的国内外学者运用各种理论、方法，对上述焦点议题的探索，是本书的基础和起点。